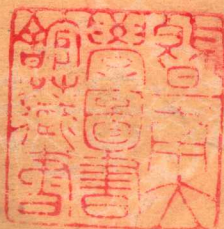


6301431

0

蒙古語比較語法

〔苏联〕桑席叶夫 著



民族出版社

17551.4 933
827.11 211 460680 891
17.04
6301431
160679

蒙古語比較語法

桑席葉夫著 陈 偉等譯



民族出版社

1959年·北京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Г. Д. САНЖЕЕВ

蒙古語比較語法
桑席叶夫著

本書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3 年版譯出

漢譯本序言

中國有人為了把幾年前出版的拙著《蒙古語比較語法》翻譯成漢文，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寶貴的時間。這項辛勤的工作現在已經完成了，這本書的漢文版就要與讀者見面了，我對此非常感謝。我想在該書即將出版之際作如下的說明。

這本《蒙古語比較語法》寫成的時間和出版的時間離現在已好些年了，因此，現在看起來這本書有如下的某些重要缺點：第一，在近十年來的歷史時期里，由於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的勝利，內蒙古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內蒙古自治區，奇蹟般地發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因而蒙古民族的文學語言也大大地發展了。內蒙古自治區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因此，內蒙古的語文工作大大地改觀了，蒙古諸語言之間的關係也根本改變了。完全可以這樣說正在內蒙古發展着的文學語言具有極大的意義和作用。

第二，在近年來，內蒙古的學者們仔細地研究了中國境內的蒙古語族各語言和方言，因此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的領域擴大了。閱讀呼和浩特市出版的《蒙古語文》雜誌的人，可以發現對我這本書為補充和修正材料。他們對《蒙古語文》上發表的清格爾泰同志寫的《中國境內的蒙古語族諸語言和蒙古方言概況》一定頗感興趣的。

著者 桑席葉夫

1958年8月8日

1947

[illegible][illegible]

前 言

自从1950年在《真理报》上进行了語言学辯論以后，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方面，我們祖国的、俄罗斯的、苏維埃的蒙古学家就有广泛的可能繼續在新的、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工作。斯大林写道：“比方各种斯拉夫民族語言的亲屬关系是无疑地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語言的亲屬关系，是会使語言学在研究語言发展規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①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导师的这些名言当然也跟研究蒙古人民語言的亲屬关系問題完全有关系。

大家知道，最初对蒙古諸語言的历史进行广泛地比較研究的是卓越的苏联蒙古学家，已故的 Б. Я. 弗拉迪米尔佐夫院士。他曾出版了有关蒙古学的許多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占特殊地位的是他的《蒙古書面語言及喀尔喀方言的比較語法（緒論和語音）》（列宁格勒，1929年）。遺憾的是，这位杰出的苏联学者的早逝妨碍了他完成蒙古語言学方面的巨著。

現代的和过去的蒙古諸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在目前还有相当的困难，因为：

（1）苏联語言学家还未完全深入地揭露出語言学中的历史比較法的严重缺点；

（2）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还没有全部充分地研究，而其中有一些根本没有經過調查。因此完全可以了解，現在这本蒙古諸語言的比較語法的編著只能算是嘗試性的。事实上，为了在历史比較方面更深入地研究蒙古諸語言，首先應該对于旧的書面的蒙古語言发展中的各个时期和一切活的蒙古語及其方言进行精密的研究。然而这些工作还远未作到：弗拉迪米尔佐夫对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发展史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可惜的是在他逝世以后，没有任何人步其后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頁。

塵；有些蒙古語及其方言几乎全未研究过（如阿富汗的莫臥兒語，中国东北部的达斡爾語，內蒙古和西藏高原的蒙古諸方言）；而那些所謂已經研究过的方言，比方在基本詞汇和整个詞汇方面，依然沒有深入全面地进行过調查。

然而，由于主要是我国的蒙古学家們的努力，在蒙古諸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方面还是有不少的貢獻，这个研究方向初步肯定下来了，在我們現在所掌握的那些新資料的启示下，总结这些努力的成果的时机在某种程度上說已經到来了。正是因为这样，我們才有可能开始編著这部蒙古諸語言的比較語法。同时我們不仅依靠了我們的先輩們在蒙古語言学方面所作的工作，而且还依靠了最近許多学者的努力所积累的一些新的材料。我們認為沒有任何必要等到所有过去的和現在的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都研究过了，所有过去的書面蒙古語的文献都調查清楚了以后才开始編著蒙古諸語言的比較語法；要知道，印歐諸語言的最初的比較語法，当該語系的許多語言不仅沒有深入地研究过，甚至还没有被发现，还不为学者們所知道的时候就出現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們尽量利用了所有那些事实材料，不論是我国蒙古学家的——А·А·博勃罗夫尼科夫、А·М·波茲德涅耶夫、В·Л·科特維奇、А·Д·魯德涅夫、Д·А·阿列克謝耶夫、Т·А·別尔塔加耶夫、К·М·切烈米索夫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們的——达姆丁苏倫、罗布桑旺丹等，还有国外的一些研究者——藍司鉄、田清波、李盖特、列維茨基等的著作中的那些材料。当然，对于我們的著作有特殊意义的首先要算是弗拉迪米尔佐夫院士所写成的，我国可以引为自豪的蒙古学著作。我們有可能亲身实地研究了蒙古語的喀尔喀（Халха）方言和达尔哈特（Дархат）方言，卫拉特（Ойрат）語的一些方言以及布利亚特（Бурят）——蒙古語的大部分方言。

我們的著作准备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包括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緒論，蒙古諸語言的語音概述、詞类和句子結構；比較詳細地叙

述靜詞变格体系、格和后置詞的用法。第二卷将提供動詞的形态学和結構学研究的結果以及必要的参考書目和索引。由于蒙古諸語言研究水平的状况，我們不能同样充分地說明这些語言里的一切現象；如果說在我們的研究中这些語言的語音以及形态学部分的份量或多或少地一致，那末在結構学方面，我們只能依靠它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旧的書面的蒙古語言的資料（見本書15頁），現代布利亚特蒙古語、蒙古語和卫拉特語的資料。这是在蒙古学的現狀下不能避免的。

目 录

汉译本序言（附蒙文）

前言

概論

关于蒙古各族人民及其語言.....	1
蒙古諸語言的形成.....	8
旧的书面蒙古語言.....	13
14到15世紀的蒙古諸語言.....	24
莫臥儿語、达斡尔語和蒙古尔語.....	30
卫拉特語.....	37
布利亚特蒙古語.....	46
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	57
蒙古語.....	70
現代蒙古文学語言.....	80

第 一 部

語 音 概 述

第 一 章

元音.....	93
短元音.....	93
长元音和複合元音.....	100
和諧律.....	110

第 二 章

輔音.....	115
輔音概述.....	115
塞擦音 Ч 和 Ц.....	122
塞擦音 ДЖ 和 ДЗ.....	134
元音 i 的轉变总述.....	141
元音 i 的各个轉变.....	149

就阿尔泰学的材料論塞擦音·····	157
-------------------	-----

第 二 部

語 法 結 构

第 一 章

語言結構概論·····	166
1. 句子結構·····	166
2. 詞類·····	171

第 二 章

变格·····	175
数目·····	176
格·····	193
詞干和主格·····	195
一般靜詞詞干·····	195
代詞詞干·····	202
屬格·····	221
賓格·····	226
与格—地位格·····	228
地位格·····	235
出发格·····	235
工具格·····	238
共同格·····	242
联結格·····	243
不普遍的諸格·····	244
双重格·····	247
物主变格·····	249

第 三 章

格的句法作用·····	254
詞干和主格·····	254
屬格·····	265

賓格.....	275
与格—地位格.....	277
地位格.....	279
出发格.....	281
工具格.....	283
联結格和共同格.....	289

第 四 章

后置詞的用法.....	291
附：引用書名称簡表.....	350

概 論

在這篇緒論中，我們想對過去的和現在的蒙古諸語言的口語和書面形式作一個概述，並且特別注意扼要地敘述現代蒙古民族諸語言——布利亞特—蒙古語和本土蒙古語，即喀爾喀—蒙古語形成的特點。

關於蒙古各族人民及其語言

在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各種不同的蒙古方言構成相當統一的統一體。這些方言是統一的蒙古語的部落分支。使用這些方言的是蒙古諸氏族和諸部落的各個集團。由於成吉思汗遠征侵略的一定歷史條件，在13世紀—14世紀期間，蒙古人民開始和東歐、近東、中東以及中國的各族人民發生接觸。這些國家和人民的一些學者，給我們留下蒙古人的口語的各種記錄，如詞表、單句和辭典等。這些記錄的研究使我們能夠無疑地肯定，曾經統一于各族人民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國家的各個蒙古部落所使用的統一的蒙古語的諸方言，它們之間的區別較之現代蒙古諸語言之間現有的區別小得多。從遙遠的北京到伏爾加河和高加索這麼遼闊的地區上，當然不可能想像只能遇見某一個蒙古部落及某一個方言的代表者，他們的語言曾經被俄羅斯人和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中國和中亞細亞的居民記錄下來。

由於仇視人類的成吉思汗遠征侵略的結果，蒙古人民只得分散在從伏爾加河、高加索到中國的黃河一帶的廣袤的地區。在那里，個別聚居的蒙古人民永久定居下來，和自己的原素的故鄉斷絕了一切關係。當時本身沒有任何鞏固的經濟基礎的成吉思汗帝國，迅速

地崩潰和瓦解成許多独立的国家和封邑。所有这一切使得在13世紀初出現在广大历史舞台上的剛剛形成的統一的蒙古部族，由于它的剝削者远征侵略的結果而衰落下去。因为成吉思汗的殘酷血腥的远征，使得中国、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細亚的各族人民遭受到墨笔难以形容的那么多的痛苦和灾难，尤其是蒙古的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和經濟文化上，而且在肉体上也遭受到很大的痛苦。奧囊（Онон）和克魯倫（Керулен）的儿子們，在俄罗斯田野，在俄罗斯偉大的河流伏尔加河旁，在高加索山区，在中亚細亚的草原，在炎熱的波斯，在辽阔无际的中国战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封建主的貪得无厌的企图。現在很难相信，使用各种蒙古語的全部人口总共也不会超过四百万人（包括布利亚特蒙古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內的內蒙古人；新疆的和中国其他省份的卫拉特蒙古人；阿富汗的莫臥儿人以及其他散居在整个亚細亚的蒙古居民的一些小集团）。

由于成吉思汗帝国的崩潰，曾經一度統一的蒙古部族也随之瓦解。随着这种瓦解而形成的这个部族的各个集团，彼此分散，遙遙相隔，因而統一的蒙古語也分裂了，还沒来得及在均衡的一定程度上消磨于这个統一的語言里的方言又开始复活起来，成为形成許多独立的蒙古語的基础。这一过程大体上經過了从14世紀到17世紀的几个世紀。为了要充分了解統一的蒙古語的瓦解过程，不仅必須考虑到它的政治和經濟—文化方面的情况，而且也必須估計到蒙古人正处在以前的統一体的总崩潰的情况中，因此来不及創造一种通行的文学語言。这种文学語言可以在空間上保持散居的蒙古人之間的某种联系，象阿尔明尼亚人民历史上的情形那样。13世紀初，蒙古文字存在了大概不超过二十年，它只为成吉思汗帝国机关的上层分子的需要服务，而文学只有傳誦的故事和叙事詩的形式。关于它們的內容，我們現在只能根据較晚时期的蒙古作者的历史紀事中所看到的个别片断来推測。

首先和其他一切蒙古人分开居住的是阿富汗境內的那些氏族和

部落。他們作为成吉思汗帝国的前哨据点迁居到那里，当帝国迅速瓦解以后，他們便永远定居下来，跟自己的祖国以及其他許多蒙古部落失掉了一切联系。

現在的阿富汗—蒙古語，或为他們自称的莫臥儿(Моголь)語，跟所有其他蒙古人的語言区别很大，以致其他的蒙古人都不能了解他們的語言。問題是，与其說莫臥儿語中大量地渗入了伊朗語的成分，还不如說它大大地保存了13世紀初蒙古語固有的成分。

13世紀初，处在青海地区西宁城东北的那些部落，失去了跟同族人的联系，跟其余的蒙古人分开了。这些蒙古人的語言，或如他們自称蒙古尔人(Монгол)的語言，处在汉藏語言包圍之中，并受到强烈的影响。無論是在大量的汉藏借詞方面或是在保存古詞方面，都跟其他的蒙古語截然不同。

17世紀左右，在滿洲出現达斡尔人。在人种关系上，他們是否属于蒙古人，在科学上还没有完全証实：一些学者認為达斡尔人是那些受到通古斯滿洲語强烈影响的蒙古部落，而另一些学者倾向于認為达斡尔人相反地是在14世紀时改用蒙古語的通古斯—滿洲部落。無論如何，达斡尔語总是一种蒙古語，它具有14到15世紀时期蒙古語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大量的通古斯—滿洲語成分。

因此，莫臥儿人、蒙古尔人和达斡尔人的語言實質上和其他的蒙古語不同。首先，这些語言本身保存了13到14世紀統一的蒙古語的特征，其他蒙古語在这个时期以后失掉了这些特征；其次，它們有大量的外来語借詞。應該考虑到，在13到14世紀离开自己的同族人的这些蒙古人集团，从来没有使用过旧的書面蒙古語言，一般說来也沒有自己独立的文字。必須記住，当我們談到莫臥儿語、蒙古尔語和达斡尔語保存了大量13到14世紀本土的共同蒙古語所固有的古語詞时，决不应该推論說，这些語言根本没离开13到14世紀它們所处的那种情况。以上所談的只是想說明这些語言保存了其他蒙古語所失掉的13到14世紀的那些語言特征。而在其他方面，它們也經歷了一段其他亲屬語言所沒有經歷过的另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可

是，蒙古語、莫臥兒語和達斡爾語，在蒙古諸語言里畢竟占着特殊的地位，無論它們彼此之間及跟其他蒙古語之間，區別都很大。假如喀爾喀—蒙古人、布利亞特蒙古人和衛拉特蒙古人遇見時，在進行簡單的談話的過程中，能够彼此了解，並且可以找到日常用的共同語言，那末，對於莫臥兒人、蒙古人和達斡爾人來說，這種可能性是絕對不存在的。

研究得比較詳細的是衛拉特—蒙古語（或稱衛拉特語）、蒙古語和布利亞特—蒙古語（或稱布利亞特語）。

衛拉特諸部落所使用的那些方言，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和所有其他的蒙古方言有些區別。關於這一點，可以根據著名的歷史學家拉什德·阿·丁的片斷資料來判斷。在我們所知道的历史時期中，這些部落在地域上幾乎總是跟其他蒙古部落分開，直到現在，這些部落彼此之間還是居住得相當分散：他們的游牧領土的邊界跟從前部落劃分的邊界幾乎始終一樣。這就促使衛拉特語分為部落方言的情況保持下來。對於其他蒙古語的方言就不能完全這樣說^①。因此，雖然衛拉特人在最近的6—7個世紀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到處遷徙，但是現代的衛拉特方言跟其13世紀初的方言的情況區別不大。在历史上相當的時期，衛拉特人彼此間分散得很遙遠，而且同一部落的成員在不同的地區出現，但是他們繼續不跟其他衛拉特部落的成員混合，並且在自己的語言里保存着自己的語言中固有的方言特點，直到現在，衛拉特人的部落很少混合起來，並且在這些部落內部，各民族繼續保存自己的完整性，這正象早期的拉丁諸民族一樣。

由於17—18世紀對他們不利的历史條件，一部分衛拉特人被迫離開自己同族人的本部，遷移到布利亞特地區和從哈密到鄂爾多斯的比較狹長的地區。不同部落和民族的一小群衛拉特人定居在西部蒙古、科布多城地區，一部分擠入到喀爾喀地區（浩特郭伊圖人

① 當我們談到近代和現代的諸部落和諸部落方言時，當然指的是那些殘余現象。

〔Хотогойту〕、額魯特人〔Элет〕和其他一些人)。在布利亚特地区，除了为数不多的那些卫拉特人变成下烏丁斯克—布利亚特人和准噶尔布霍特—布利亚特人的成員以外，卫拉特人的殘余部分早已布利亚特化了，未必能保存自己的方言特点。居住在本土喀尔喀地区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人，早已开始发生喀尔喀化的过程（上述的浩特郭伊图人、額魯特人和其他一些卫拉特人）。

聚居在青海、安多、阿拉善、柴达木、蒙古西部、新疆地区的卫拉特人在某种“純洁性”上繼續保持着自已的方言特点。可見，卫拉特—蒙古語正是在新疆繼續存在着，并且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規律繼續发展。对于卫拉特人不利的历史条件使他們在过去不能創造出完全发达的文学語言，不能在語言方面統一起来。虽然在17世紀中叶，僧人扎亚·潘迪特創造了独特的卫拉特字母表，用这种字母表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历史的、佛教的和史詩的書籍，現在在新疆还用它来出版一些書报。总而言之，过去的卫拉特書面語言陷入非常可怜的境地。只有現在，由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获得了人民民主的历史性的胜利，卫拉特人才有可能毫无障碍地发展自己的語言和文学。

可惜，还不能認為对卫拉特諸方言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特別是分布在阿拉善、柴达木和主要是在新疆的那些方言。关于这些方言，目前我們只有一些片断的知識，它的根据是間接的資料，即蒙古西部的卫拉特諸方言的材料：吐尔扈特（Торгоут）方言，得尔別特（Дэрбет）方言，額魯特（Элет）方言，霍碩特（Хошоут）方言，准噶尔（Зунгар）方言，拜特（Байт）方言等等。

北部蒙古諸部落（現代布利亚特蒙古人的祖先）曾居住在貝加尔湖一帶，他們不同于13世紀的其他蒙古部落，还没有游牧化，主要从事于漁猎，而显然只是捕漁业。由于1207年朱奇的“森林”远征的結果，这些部落隶属于成吉思汗的政权。不过，其中的一些部落，如布拉加欽人，即現代的布拉加特人）、巴尔虎人、科里人、伊启腊斯人（現代的厄希里特人）和其他一些部落，在朱奇远征之前，